



親子篇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第一堂

用媽媽的心
來愛普天下的孩子



三個班媽媽

文／黃玉櫻、羅世明

舞臺上幾位班媽媽飾演的大陸災民，正在領取慈濟的援助米糧，她們的衣服穿了好幾層，卻沒有一件能保暖，扣子也都掉光了……

「媽媽，這些大陸同胞要怎麼送回去？」兒童班中，因為戲劇演出的逼真，有孩子把演戲當真，發出了疑問，一旁擔任隊輔的班媽媽不禁莞爾。

一九九一年，三位媽媽懷抱共同的心願，要創立一個屬於慈濟的兒童班。

發起人游素貞，一位身兼慈濟委員的平凡媽媽，聽到證嚴上人提出佛法要向下扎根的呼籲，懷著一分疼愛孩子的單純心念，與志同道合的李阿利和廖芳美，討論舉辦「兒童班假日學校」的想法。她們三人都是慈濟委員，而且孩子的年紀都在國小、國中之間。

非常喜愛小朋友的李阿利，毫不猶豫地答應游素貞的邀請。十二歲的時候，她加入中華民國女童軍，開始日行一善；十五歲就自己到社區去陪伴幼童軍；一直到結婚

後，還在彰化社區陪伴童軍，因著這樣的機緣而認識其中一位女童軍的家長游素貞。

而三位媽媽中，廖芳美的職業最接近「兒童假日學校」的人力需求，她在臺中清水經營一家幼稚園，她的女兒與游素貞的女兒，恰恰是同班同學。

隔年，游素貞和李阿利在彰化市華陽公園，採用童子軍營隊活動模式，試辦五十位慈濟人親子活動。四次課程中，有靜思語說故事、團康律動、大地生命體驗等內容，活潑又多元的課程，得到學員及家長熱烈的迴響。

年底臺中分會靜思堂啟用，首次舉辦歲末祝福活動，游素貞藉此安排一齣話劇《錢不是快樂的泉源》，由她們三人的女兒負責編劇及演出，生動又啟發人心，再度獲得大家直接的肯定，讓她們更堅定要成立兒童班的想法。

活動結束後，李阿利、游素貞、廖芳美由志工林美蘭陪同，向行腳到臺中的證嚴上人分享，並提出希望在臺中分會舉辦兒童班的構想。上人很肯定她們的想法，並叮嚀她們：「我的教育就是這樣的人格教育，是從幼兒到博士班完整的教育。人家將孩子交給妳們，妳們要好好把人家帶好。」

有了上人的肯定，大家開始討論要為兒童班取什麼名字？李阿利等人提議稱為

「臺中快樂童子軍」，一旁的上人附上一句話，「孩子來慈濟道場要精進學習。」

於是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四日「臺中快樂兒童精進班」（簡稱兒童班）正式成立，由李阿利擔任首屆班主任，游素貞和廖芳美擔任副班主任。開始招生共四班，一班是「幼幼班」，其餘國小一至三年級的孩子編成「信心」、「毅力」、「勇氣」三個班，每班約五十位學員，每個月上課一次。

兒童班雖然開辦了，但在佛教團體裡要怎麼教導活潑好動的兒童，尤其還要教他們學佛行儀，大家都拿捏不到尺度在那裡。

「阿利師姊！孩子不可以唱歌！」

「阿利師姊！這裡是道場，孩子不可以蹦蹦跳跳，要安靜！也不能講話！」

一堆佛教修行的規矩，立刻強壓在這一群懵懂無知孩子的身上，讓童軍出身的李阿利也不知如何是好。

開班的第二個月，三位班媽媽又去請教上人，上人告訴她們：「孩子喜歡什麼，妳們就給什麼。」簡單的一句話，安了大家的心。李阿利心想：「是啊！小孩是這樣活蹦亂跳的，怎麼可能讓他不說話，乖乖坐在那邊！」

上人又告訴她們：「妳們需要慈濟歌曲，我會讓妳們用不完。」後來莊奴及王建勛為慈濟創作許多歌曲，其中的〈慈濟小菩薩〉，成為兒童班的班歌。

於是，兒童班學佛行儀的課程，開始採用輕鬆的教學方式，也安排趣味競賽。報名的人數愈來愈多，甚至有許多幫孩子報名的家長，也投入班媽媽的行列，一起來學習如何教育孩子。

一九九五年，另外兩位生力軍加入，讓兒童精進班的課程設計更臻完善。當時彰化師範大學輔導系教授曾漢榮，和他的太太彰化陽明國中輔導室主任張秀巒，因為李阿利與游素貞的邀請，成為兒童班的顧問。

他們發揮心靈輔導及情境教育的專長，定期規劃班媽媽及家長輔導長課程，透過戲劇、藝術、生活體驗教育及慈濟人文等多元內容，增進家長與孩子的溝通技巧。當中他們尤其重視教案設計和情境營造，不時指導這些班媽媽學習。

後來一位班媽媽要在兒童班演出《補魚網》，為了揣摩補魚網的生動情境，她特地從臺中搭火車到苗栗苑裡，請漁夫教她怎麼補魚網。漁夫知道原委後很感動，居然將完好的魚網剪破，為她示範正確的縫補方式。

當曾漢榮看到這位媽媽的演出，只是一個重複補魚網的小小動作，卻願意花這麼大的工夫，把動作揣摩得這麼逼真，讓他相當震撼。他終於明白為何一群不見得專業的班媽媽，卻能夠把兒童班經營得那麼好，就是因為她們用心融入，讓孩子充分體會課程設計的情境，達到了她們透過戲劇、活動，傳達人格教育理念給孩子的目的。

接下來兒童班的招生更加熱絡，從最初的六十位學員開始，漸增至四百多人。每屆僅能提供一百多位新生名額，卻仍有四、五百人報名，還有家長因為抽籤「落榜」，竟然當場落淚。同時，班媽媽方面也快速成長，六年內，共有一百二十五位班媽媽發心培訓成為慈濟委員。兒童班的教學，不僅帶給一般的兒童完整的人格教養，更為養育身心障礙兒童的家長，帶來一線希望。

賴恆毅是兒童班第一位抽籤進來的肢體障礙的學生，罹患先天隱性脊柱裂的他，下肢發育不良，無法像正常孩子一樣自由行走，這樣的缺憾，不僅讓恆毅悲傷，也讓身為母親的黃秀珠經歷很大的痛苦與考驗。

恆毅剛來到兒童班時，大家都很緊張，不曉得要怎麼陪伴這樣的孩子。李阿利向上人請示，上人慈祥地回答：「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孩子進來就是和我們有

緣。」回去之後，兒童班特別安排一位班爸爸陳隆安，專責陪伴恆毅，從上課到放學，要背著恆毅上下樓梯，還要為他推輪椅、換尿布。

年過四十的陳隆安，在家不曾做過這些工作，因為照顧恆毅，讓他體會到身障孩子背後父母親的辛勞。班媽媽高季慧也用心鼓勵每一位小菩薩幫恆毅推輪椅、倒水等，愛心、耐心的引導，令恆毅身邊常有一群小朋友開心地玩著。

原先媽媽黃秀珠很擔心恆毅真的能來上課嗎？班主任李阿利告訴她：「菩薩都已經接納他了，我們怎能不接納他呢？」兒子在班上快樂的學習，讓黃秀珠也從中找回自信，有勇氣再帶著恆毅走出去，不再怨天尤人，並參加志工培訓，受證成為委員。

三位班媽媽，從單純愛孩子的心，帶動起一波波成立兒童班的風潮，繼臺中成立兒童班之後，接著臺北、屏東、高雄、臺南也陸續成立。二〇〇一年彰化分會設立後，游素貞、李阿利回歸彰化成立兒童班，廖芳美承擔兒童班班主任，號召更多人才加入課務團隊。

兒童班不僅提供了孩子們一個快樂的天堂，更是媽媽們的成長教室，三個班媽媽為了孩子，卻意外帶出了一群媽媽跟著她們一起成長。



孩子，你是媽媽的明鏡

文／陳怡伶

一九九五年農曆正月初三，陳乃裕按照往例，前往花蓮靜思精舍，向證嚴上人請示慈濟教師聯誼會在年度開始應努力的方向。上人囑咐德惇師父將海外寄回來的一封信，交給陳乃裕。

讀過信件後，陳乃裕認為可能有人對慈濟不甚了解，才會寫這封信來，若要化解外界對慈濟的疑慮，就必須要讓更多人了解慈濟。陳乃裕回覆證嚴上人，臺灣有很多慈濟志工在社區默默付出，慈濟人的「實踐」，理應讓社區人們看得到，同時也應該要提供小孩薰習的環境，以及正向的人生目標。

「我希望能在社區推動親子成長班，以及到海外進行慈濟人文教育交流，促進彼此了解。」陳乃裕提出初步的構想。證嚴上人望著他微笑頷首應允。

連續兩年利用寒暑假，陳乃裕一馬當先，帶領一群教聯會老師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進行教育交流。尤其在美加連續進行十四場演講時，靜思語的魅力，讓早年為

孩子教育而移民的華人大開眼界。

「我們很憂心海外教育思想較開放，人倫道德的觀念較淡薄……」亟盼遠離升學主義，讓孩子受更好教育而來到海外的華人，紛紛表示意想不到，故鄉竟然有這麼好的教育，甚至有人迫不及待想回臺灣學習。

陳乃裕感到任重而道遠。回臺後，席不暇暖地趕回花蓮向上人報告：「唯有將教育這扇門打開，往下扎根，並擴及家長，才能加速更多人來了解慈濟，進而受到愛的啟發。」

陳乃裕刻不容緩，邀集教聯會老師成立「社區親子成長班」，並親自設計教學方案。

此時，慈濟教聯會已成立五年，靜思語教學經由學校老師融入教育，班級經營的氛圍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同學相處的吵架嬉鬧聲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協調融和的氣氛。這些看得見的改變，獲得校方及家長的肯定與支持。於是，在既有基礎下，松山、信義、內湖等區，如雨後春筍般順利地開辦。

其中，信義區三興國小的李秀鳳老師，是資深的教聯會成員，很自然地投入帶動

親子班。而早在兩年前，她就將小兒子陳奕修送進慈濟「兒童精進班」。彼此經過靜思語滋潤後，日常生活中，常會交織出許多有趣的智慧火花。

「媽媽，衛生紙只要一次抽一張就好。」奕修望著習慣性連續抽好幾張紙的媽媽，溫和地提醒著。

「為什麼？」媽媽問。

「那是要『砍樹』的呢！」奕修回答。

「這孩子還真是力行環保。」李秀鳳不覺莞爾。有子如此，夫復何求？

一九九八年元月一日，冷冽的風颼颼地吹，天上還飄著雨絲，李秀鳳和九歲的奕修，大手牽小手，歡欣雀躍地一起到中正紀念堂參加大愛電視臺開播典禮。

人生旅程一路走來順遂美滿的李秀鳳，豈會料到十天後，老天爺竟然給她一家人一個晴天霹靂的意外考題。

那天，午後三點多，李秀鳳和往昔一樣，悠閒地到科學實驗補習班準備接回奕修，在踏入電梯的剎那，驚見許多人手忙腳亂地護送好幾個受傷的孩子出來，而她的愛兒——奕修，也赫然在列。她不作二想，馬上一同護送孩子到醫院，救護車上，她

緊緊地抱著孩子，望著那腫脹脫皮的傷口，就像雨後的爛泥巴，幾乎無法辨識孩子的臉龐，「這是我的奕修嗎？」眼前的一切，籠罩著心頭，一陣陣疼痛：「這麼殘酷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孩子身上？」

原來，兒童科學班做酒精燈實驗時，指導老師操作不當，導致失火灼傷六名學童，奕修是其中最嚴重的；他的臉部及頸部、胸部分屬二度及三度灼傷，甚至部分深及皮下脂肪層。

受傷的其他幾位孩子痛得又叫又跳又喊：「老師，怎麼可以這樣！老師，怎麼可以這樣！」他們拒絕老師的探望。只有奕修默默地承受著痛楚，沉著穩定，沒有半句怨言。

擔任慈濟志工多年，李秀鳳打從一開始就想原諒肇事者。但是「孩子的爸會答應嗎？奕修也能原諒他嗎？」李秀鳳心中沒有把握。

「奕修，老師可不可以來醫院看你？」她試著輕輕問。

「可以啦！老師又不是故意的。師公不是常說『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嗎？」奕修忍著痛，微微張開嘴巴，讓李秀鳳愣了一下。原來，孩子是那麼單純真

摯，平日在慈濟耳濡目染下學到的靜思語，竟然會用在今朝。

燙傷的第三天，李秀鳳照樣到學校上課，利用午休時間，趕往醫院探視奕修。奕修輕問：「媽媽，妳來看我，那妳的學生怎麼辦？」聞言，李秀鳳忍不住轉身拭淚，心中不禁心疼又感動：「兒子！你在承受痛徹心肺的過程，依舊處處為別人著想，真是媽媽的好孩子！」

奕修的爸爸陳永昌，因為擔任法官的關係，被其他家長推派與補習班斡旋，眼見兒子這般善解人意，也決定原諒對方，並且規勸家長「以和為貴，與其花長時間進行訴訟，不如利用時間多照顧孩子，讓孩子的傷口早日癒合。」終於讓一場可能的訴訟風暴平和落幕。

歷經四次大手術及漫長的復健，李秀鳳每每以「人世間的艱難與折磨，就是一種考驗」等靜思語來為孩子加油鼓舞，以「信心、毅力、勇氣三者具備，則天下沒有做不成之事」勉勵自己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關卡。

不過，雖然原諒了對方，但李秀鳳心中還有一個很深的疑慮，那就是孩子變醜了怎麼辦？她把所有會反射影像的物件通通收起來，希望奕修暫時看不到自己。

有一天，奕修終於開口問：「我的臉會不會恢復到原狀呢？」

「可能無法恢復到原來。」陳永昌並不迴避問題，反而坦誠地告訴他。

「孩子，你放心，爸爸媽媽會盡全力找最好的整容醫生，甚至送你到美國治療。」

「媽媽，『外表的美是短暫的，內心的美才是永恆的』啊！」奕修回答得理所當然，又讓李秀鳳驚訝得無以復加，慚愧地想著：「原來只是我這個媽媽在愛漂亮啊！」

日夜見兒子與傷痛奮戰，備受折騰，李秀鳳一邊改著學生作業，一邊落淚，悲戚的面容，盡失光彩，學生們不忍，於是在卡片上，寫下好多好多的「靜思語」安慰她。

「哇！這些靜思語，是我平常教你們的，現在你們卻反過來教我！」當看到學生們寫的卡片時，和從奕修口中迸出的靜思語一樣，常常令李秀鳳充滿訝異！

從那一刻開始，她擦乾眼淚，揮別憂傷，用心教學不曾停頓；奕修也勇敢地走過復健過程，不曾中斷學業，不畏縮而勇於面對難關，如願考上臺大，如今即將負笈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

經歷這場意外後，李秀鳳對靜思語教學領悟更深刻。

「如果教一個學生能影響到他的家庭，這才是真正的教育。」證嚴上人言猶在耳，李秀鳳正是最受用的見證人。退休後，她承擔起教聯會區幹事，以自身的經驗，在社區親子成長班大力推廣靜思語教學，成為陳乃裕推動慈濟社區教育向下扎根的一大助力。

TZU CHI FOUNDATION



田庄的大代誌

文／廖耀鈴

「各位鄉親，我們現在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木柵國小高年級的同學，為我們帶來一段武術表演。」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夜幕低垂，大地一片漆黑，高雄縣內門鄉三平村朝天宮前的廣場，卻是燈火通明，鄉長、地方賢達人士及村民坐滿了觀眾席。承擔三平社區愛灑感恩會司儀的朱妍綸校長，站在臺上，看到村民們砍下竹子做成的圍籬，還有利用自種的火鶴花、蘿蔔、玉米、高麗菜等布置的會場——這場由社區自主舉辦的活動，讓她相當感動。

這樣的活動始於二〇〇三年底，朱妍綸單純地想為三平課業輔導班孩子舉辦一場課業發表會，順便把慈濟人文帶進去。村民知道後，自發性地綁素粽、做菜包來贊助。接著過年前，又有家長發起搓湯圓給孩子們吃，整個村子裡，家家戶戶開始搓湯圓，全村都動了起來，像辦喜事一樣熱鬧，年復一年如此，漸漸地變成三平社區每年



高雄實踐大學慈青每週三都會到內門三平社區，幫孩子作課業輔導。攝影／唐江湖

固定的大事。而這一切都只是從一群志工當初不忍鄉下孩子課業荒廢，又沒錢到外面去補習開始，卻造就了整個社區成長的動力。

三平社區地處偏僻，是一個典型的田庄。村內的年輕人為了討生活，紛紛到外地工作，造成這裡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情況不少。所幸社區裡還有人關心孩童的教育，家長會長洪文慶透過慈濟志工廖財源的協助，結合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慈青社，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每週一次，傍晚在三平社區活動中心，幫孩子進行課輔，稍微彌補家庭教育的不足。二〇〇二年九月，朱妍綸到木柵國小任職後兩個月，洪文慶和廖財源就相偕來訪。

「朱校長，三平課輔遇到了瓶頸，學生人

數越來越少，妳可以來幫忙嗎？」朱妍綸了解課輔班現況後，馬上答應，且重新規劃課輔內容，上半段時間實行補救教學，下半段進行靜思語教學。

朱妍綸是一九九二年高雄慈濟教師聯誼會創會成員之一。當她在一九九〇年接觸到靜思語時，就非常喜歡，開始把它融入教學當中，沒想到孩子們接受度高，品格無形中提升。因此三平村課輔的新規畫，也是採取課業和品德雙管齊下。

「噹！噹！噹！」放學鐘聲響起，四年級的小禎步行到三平活動中心；為了讓慈青盡快到達三平村，廖財源等人親自接送；而活動中心裡，志工媽媽們已煮好晚餐，等待學童及年輕老師的到來。

「大姊姊，雲是由水蒸氣組成的嗎？」小禎指著今天的自然作業，抬眼望著一旁的慈青。「我們來看看課本怎麼說。」佳虹姊姊耐心地翻閱課本教導她。

坐在角落裡的朱妍綸，看著會議桌前一對對的大、小孩子，現在參加課輔的人數愈來愈多，小孩七十幾位，慈青也有三十幾位。再看看四周，家長「站崗」的景象早已不再。

剛開始，家長對課輔總是有些懷疑，相約來教室外「站崗」，想弄清楚老師在玩

什麼把戲。「他們一定都有錢可以賺！」一天底下哪有那麼好的人？沒錢還教得那麼認真，還給他們飯吃，學期結束，還有獎品，過年還有紅包！」許多家長堅信，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賠錢的事不會有人要做。

耳語、風聲不斷，但家長來站崗也有好處，當朱妍綸勉勵孩子們時，家長也看在眼里，親身感受到慈濟志工的那一分愛，加上小孩成績開始進步，在靜思語教學下也變得聽話懂事，不再調皮好動，此時大家又再度口耳相傳：「去那個『補習班』，不用交錢，還可以領獎學金、紅包，真正是最好的補習班！」

純樸的鄉下，人情味特濃，感受到志工的好，就想盡辦法要感謝他們。每年年底，家長知道朱妍綸和很多慈濟志工都會來參加晚會，就把家裡的高麗菜、生薑等土產，全部搬出來送給他們。後來村裡的居民覺得這樣還不夠盛情，開始特意為志工們種植各種青菜，等待每次晚會舉辦，才摘來讓他們帶回去。

曾經有位家長告訴朱妍綸，這麼好的菜只有前來的慈濟志工享用，好像太可惜了，應該分享給更多慈濟人才對。因此朱妍綸特地帶慈濟少年服務社的小朋友，到這裡「戶外教學」。村民們很熱心地帶小朋友去拔、煮蘿蔔，還教他們做稻草人。大

人、小孩，手牽著手，一起在蘿蔔田裡合唱〈愛和關懷〉歌曲，共享農村的悠閒時光。

從課輔班一念愛心的注入，這分愛的連漪，就開始無聲無息地在每一位村民心中擴散開來。漸漸地，朱妍綸看到家長們會主動擔任志工去幫助別人。尤其每年內門宋江陣觀音遶境時，村民會主動打掃環境，不再像以前一樣，覺得這不干他的事。

田庄的日子在歡喜中一年年過去。有一天，學生阿舉跑到活動中心來，氣喘吁吁地詢問朱妍綸：「校長，學校的腳踏車是不是全不見了？」

「嗯，學校已經在處理了。」朱妍綸平靜地回應阿舉。

阿舉曾經是朱妍綸小學課輔班的學生，還在念國中。有一陣子加入幫派被朱妍綸知道，刻意要他下課後到學校幫忙，藉此遠離幫派。這一次為了學校腳踏車被偷的事，他又想找幫派的人來解決。

「這件事我來處理就好，校長妳不用煩惱。」阿舉對著朱妍綸說。

「你要怎麼處理？」朱妍綸不以為然地回答。

「交代給我就沒有錯了！」阿舉拍拍胸脯保證。

「你要去處理，不是要去用拳頭，也不是用嘴去罵人，就是要用耐心，去跟人家說好話，這才是處理。」

「校長，妳就是人太好了，所以人家才都欺負妳。腳踏車都不見了，現在不能說好話哩！」阿舉提高分貝地說。

朱妍綸扳起臉來告訴阿舉：「你若要這樣處理的話，我會很不高興。你不要處理，我也不希望你來，因為你不聽我的話！」

「不能這樣的，我們幫派都很講義氣的嘛！他們這樣做太沒道理了。」阿舉失望地回答。

朱妍綸藉機教育阿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不是比拳頭武力，而是相對應的。當你疼他的時候，他就會來疼你；當你對他說好話的時候，他也會跟你說好話。」

阿舉沒有回答，朱妍綸繼續開導：「你若要處理這件事，就要處理得很歡喜，要做到讓校長很歡喜。」阿舉抿了一下嘴，聳聳肩，最後還是軟化下來：「好啦！我聽妳的！」

一個小時後，阿舉果真把車子牽回來，還帶著一群輩份比較低的「小尾仔」過

來。朱妍綸看著這些誤入歧途的小朋友，心疼都是社區裡的孩子，因此當場告訴他們，一定要重新來過，人生雖然走錯路，但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二〇一二年，三平村課輔已邁入第十四個年頭，朱妍綸也已經從學校退休，專職承擔高雄區慈濟教師聯誼會總幹事，但每回走入三平村，就好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輕鬆自在，隨處都可以停下來和村民們閒話家常。尤其這幾年來，鄰村的教會、寺廟也紛紛成立免費安親班，教育已成為這個偏鄉社區裡重要的「大代誌」。

朱妍綸很感欣慰，農村的資源或許缺乏，但當社會、家庭、學校共同努力時，孩子的未來仍然可以像繁星一樣，在社會各個角落閃閃發亮。

TZU CHI FOUNDATION



從說一個故事開始

文／林淑懷、陳婉貞

二〇〇〇年九月的某個早上，晨光灑落在臺中市文山國小的校園裡，隨著早自習的鐘聲響起，錢素蘋一手牽著小女兒，一手帶著昨晚寫好的靜思語海報，忙不迭地走進一年級的教室，這是她第一次要為小朋友說靜思語故事的晨間課程，當貼上「心不專、念不一，做事難以成就」的靜思語後，在小朋友反覆的誦讀聲中，她開心地展開校園靜思語教學。

每週一是錢素蘋和一年級小朋友約定的說故事時間，還有最受歡迎的手語歌歌唱；「來！大家把手伸出來，兩手掌相握，左右搖動，這是朋友的意思。」素蘋耐心地解說，小朋友有的雙手打結，有的晃來晃去擺不停，她一一調整他們的手勢，一首〈快樂的朋友〉歌曲，大家唱得不亦樂乎！

自從增加這樣的課程後，小朋友開始在聯絡簿上抄寫靜思語，老師讀後也慢慢地有了改變。原本每次素蘋來說故事時，這個時段，導師蕭老師總是去參加教師晨會；

有一天，蕭老師忽然從教室後門走進來，悄悄地跟著小朋友聽故事、學手語，也跟著小朋友笑得很開心。

下課後，素蘋問蕭老師怎麼了？蕭老師對她說：「原本早自習時間，低年級的小朋友常會講話、走動，無心自習，曾讓我很困擾；現在他們都會用靜思語互相提醒，故事內容和靜思語對孩子確實很有影響力，不用教鞭，也能讓小朋友的秩序與生活習慣都變好，而且只要是妳要來說故事那天，都沒有人會遲到。」這樣的好事，漸漸在校園傳了開來。

素蘋的靜思語教學大受歡迎，蕭老師問她：「隔壁班也希望請您去說故事，好嗎？」她欣然答應。之後，蕭老師又問：「另一個隔壁班也希望您去說故事。」熱情有勁的她也樂於前往。因此，每星期從原來一次增加到三次，需求不斷增加，但她覺得自己的時間已經無法再分割了。

有一天，她正說著故事，無意間朝向窗外望出去，看到其他班級的情景，想著：「咦，好多班上都有家長在說故事耶！如果都能把他們邀來，一起講靜思語故事，那該有多好！」

這個想法開始在素蘋的腦海盤旋著，但怎麼安排才能讓社區媽媽們歡喜參與，又能從中有所成長呢？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她主動拜訪臺中市文山國小陳校長，順利在該校舉辦「靜思語教學研習」，並開放給全南屯區的愛心媽媽參與。研習一結束，大新國小愛心工作隊隊長就希望素蘋把手語和靜思語故事介紹給學校的媽媽們。於是，二〇〇一年四月首次在大新國小舉辦「愛心媽媽靜思語故事講述研習」，之後便有媽媽在晨光時間講「靜思語故事」，素蘋也開始走入社區推廣。

所謂「發心容易，恆心難」，每週進班級說故事，是愛心媽媽與小朋友愛的約定。愛心媽媽必須不畏夏天的陽光與冬天的寒冷前來說故事，因此要如何讓媽媽們恆持住一念愛別人孩子的心，讓素蘋苦思良久。

轉念一想，她覺得最好用的還是上人的法語，知道這些年輕的媽媽，除了學手語與說故事，還有「求知」的期待，因而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她興起舉辦「讀書會」的念頭。讀什麼？怎麼讀？正絞盡腦汁之際，一位專業的讀書會帶領人黃祥慧出現在手語班，素蘋抓住她的手叫著：「我正在找讀書會帶領人！」

「真的嗎？」祥慧一臉狐疑。素蘋回答：「真的！我們要讀書，請妳來帶領。」

就這樣，讀書會就此開始運作，第一本《塵盡光生》獲得許多迴響，黃祥慧還盡情分享講述故事的祕訣。素蘋藉由讀書會，與媽媽們的心緊緊相繫。

由於靜思語教學的盛行，慈濟愛心媽媽進校園說故事，在全臺各地順勢發展。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慈濟中區愛心媽媽成長教室成立後；同年九月十四日，證嚴上人行腳至高雄灣興新會所，正式將慈濟愛心媽媽更名為「大愛媽媽」。

二〇〇三年爆發SARS疫情，為了避免人群聚集傳染，一群大愛媽媽選在通風又綠意盎然的臺中市立美術館前，舉辦第一次種子講師培訓，分成繪本講述、布偶說演、戲劇演繹等團隊，從此大愛媽媽的拓展就由素蘋個人延伸成多組的成員，靜思語教學便從一位媽媽發展成數十人的團隊。

素蘋一心想將「愛的連線」擴大成「大愛網絡」，她思忖：假若臺中市各區都有十來位大愛媽媽參與靜思語教學，那麼全臺中就可能上百人投入；而如果影響了一位校長，就等於讓靜思語推廣到一所學校。於是，她開始拜訪各校校長，只不過「今天要拜訪那一所學校？會被排斥嗎？校長是不是正在忙？會接我的電話嗎？我要怎麼做比較好？……」一天早上，先生上班，孩子也上學後，錢素蘋換上藍天白雲的



大愛媽媽在校園裡用活潑生動的方式帶動小朋友學習靜思語。攝影／葉素貞

慈濟志工服，一個人坐在客廳的籐椅上，一顆心七上八下地擺盪著。

「難道就這樣脫下制服嗎？」另一個聲音告訴她：「不行！不能這樣作罷！」忽然間，抬頭望著書櫃中證嚴上人的法相，腦中隨即浮現，上人當年要蓋醫院的艱辛，決定要拜訪當時內政部長林洋港先生幫忙的過程。當下她想到自己只是在社區內找一所學校而已，瞬間，擔憂的心放下了。可喜的是，因為慈濟的良善招牌與素蘋用心的規劃，校長們一一答應了靜思語教學進入校園。

媽媽們走入校園講靜思語故事，不僅讓孩子變得乖巧，最重要的是自我的成長；媽媽回家後，不再大聲罵人、不再動不動就生氣，親

子關係也跟著改變；互動增加、話題更多樣，家庭變得更和諧。靜思語教學的力量，讓素蘋感到不可思議！

在某次共修結束前的分享時間，種子大愛媽媽陳玉惠緩緩談起，自己在週歲後高烧不退，聽力受損，雖然戴著助聽器，卻沒人教她學說話，於是不會表達，更聽不懂別人在說什麼。八歲後被送入啟智班就讀，由於同學們都用臺語溝通，如此六年下來，只學會說臺語，一旦接觸到周圍的人說國語，她就像「鴨子聽雷」，有如活在另一個國度。

直到國中時，在老師與同學的陪伴下，玉惠開始懂得學習的重要，在無聲的世界中，她努力跟上進度。有感於成長過程的艱辛，她對自己孩子的期望要求遠甚於其他父母。為了讓孩子發音標準，在兒子兩歲時就送去幼稚園，並與先生兩人拚命賺錢，希望給孩子最好的學習環境，但經過長年累月的忙碌，玉惠的脾氣變得暴躁、說話大聲，孩子還經常成了她的出氣筒。

後來，因為先生的鼓勵，玉惠加入慈濟大愛媽媽的行列，認識靜思語，從研習走入校園，踏上講臺說靜思語故事給小朋友們聽，也將所學和說故事技巧，帶回大甲母

校「順天國小啟智班」與學弟學妹們分享。

聽了玉惠的故事，素蘋深受感動。雖然玉惠的耳朵重障，連口齒發音都有障礙，卻因為參與大愛媽媽，從說靜思語故事中反省自己，改善親子關係，不再凡事要求完美、不輕易生氣，更不給自己過度的壓力。

這樣感人的故事，因為大愛媽媽團隊持續成長擴編，一一流傳。素蘋由一位專業的作文教師，卻甘於陪伴資質參差不齊的媽媽志工，規劃周全的課程，用教育訓練吸引大家學習與精進，讓大愛媽媽們從不懂到嫺熟，可以獨當一面說生動的靜思語故事。

「素蘋師姊，北區教聯會舉辦一天的研習，請中區大愛媽媽來承擔。」教聯會北區總幹事陳乃裕邀約著。「好啊！」素蘋答應得相當輕鬆，因為種子團隊已經形成，這一整天的課程，包括故事講述、布偶故事、繪本故事、戲劇演繹和大愛引航讀書會，精彩可期……



第二堂

一起走過青春期



嗶！二十四秒違例！

文／劉對

一九九四年的冬天特別溫暖，十二月的陽光，還熱情地照耀在孩子青春的臉龐上。泰北高中校園內，一群大專生正在激烈拼搏著，運球、迴身、帶球上籃……一旁觀賽的李鼎銘一顆心也加速跳動著；今天是第一場聯誼賽，特別請來侄子就讀的美國學校球隊，與剛成立的「慈濟青年籃球隊」聯誼。

「二十四秒違例，球是我們的了。」可是，進攻的一方是不是真的已經二十四秒未出手投籃，須判違例？雙方認知不同，球場上出現騷動，有人提出罷賽。李鼎銘不清楚狀況，問道：「你們不是都懂得籃球規則嗎？」

因為找不到教練，才由球員充當裁判和記分員。球賽提前落幕，接下來的人文課程也了無生趣，隊員有氣無力地比著手語。看著這一幕幕，李鼎銘後悔當初為何答應成立慈籃。

不久前，他開心地陪著「慈濟青年合唱團」在臺北分會練唱，慈青的指導師父德

恂師父及慈青總幹事呂芳川對他說，慈青現在已有靜態合唱團，於是要他也來組一個動態籃球隊，廣邀大學青年進入慈濟。

「我是生意人，不會打球，況且三百六十五天都要上班，根本不可能有時間！」李鼎銘馬上回絕。誰知，太太洪若岑也向他勸說：「打球可以健身減肥，而且一個月只有一次。」經不起眾人多次的「連哄帶騙」，李鼎銘點頭應允。

「男兒不做則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李鼎銘積極規劃，募球員、找場地，他著手畫地圖，收攬臺北市所有交通便利的學校，再一一詢問場地租借的意願，過程中遍訪不得，還好經友人介紹臺北高中，順利租借場地後，卻又想不到第一次打球就備受打擊。

「我看還是收了吧！帶一個籃球隊沒有那麼簡單，需要專業人才。」李鼎銘告訴太太洪若岑，教練是籃球運動的靈魂，慈籃沒有教練走不下去。然而，一心要引渡他入慈濟的太太依然鼓勵他：「做對的事要堅持下去，慈籃不只打球，還要教育。」有願就有力，第二次在球場上，一位陪孩子來打球的家長石健雄，自我介紹時表示：「我是教練！」從此，石健雄承擔義務教練至今十七年，每週騎著摩托車從內湖住家



新竹慈籃家族竹南組學員練球情形。攝影／陳淑芬

到球場。

球隊在泰北高中運作了半年，而後轉到場地租金較便宜的世新大學，李鼎銘每週開著箱型車，沿著復興南北路載送學員。到了學校，總會碰見一位父親靜靜地坐在球場樓下，從來沒上樓看兒子打球。半年後有一天，這位父親被一陣歡呼聲吸引，往樓上走去，看見兒子正投入一球。「爸爸！我這一球投得怎樣？」兒子興奮地跑過來問，父親心想，必須認真觀看才能正確回饋。從此，每場球賽一定親臨觀賞，有了共同話題，父子間的對話也多了起來。看到這對父子有說有笑，李鼎銘的心更堅定，「球打得好不好沒關係，改善

親子關係最重要。」

繼世新整合起步後，慈籃隊開枝散葉，陸續成立十四個籃球隊、一千多位籃球家族，其中有一百多位孩子較特別，他們有來自家暴的受虐兒、有慈濟的照顧戶、有自閉、躁鬱……等特殊狀況。慈籃有教無類，有志工的愛與關懷，是青少年快樂成長的園地。

二〇〇五年起，慈籃學員年齡層從大專降低到國小高年級，也請家人一同參加。那年九月，李鼎銘參加中和組的始業式，當教練喊「解散」，七、八十個孩子一哄而散，其中一個孩子卻就地往後躺成大八字，嚇壞了球場上所有人。球隊聯絡人歐國祥師兄一個箭步往前衝，原來是患有「唐寶寶」的孩子，胖嘟嘟的臉龐已呼呼睡去。

「唐寶寶」是家中老大，媽媽曾帶他參加其他團隊，沒人敢收。教聯會老師介紹他來慈籃打球，由一位男眾志工專責陪他，他只丟不撿的玩法，也練就了這位志工的耐心，因此更懂得珍惜自己健康的兒子，本來動輒打罵孩子的壞脾氣變好了，一家人和和樂樂。類似的溫馨故事每天都在發生，在慈籃各組屢屢可見。

「慈籃家族每次聚會說的不是打球，而是分享一個個感人的故事。」

李鼎銘在慈籃成立十七年後的某一天，對著北區志工分享，隊員們除了練球，也學習慈濟人文，打球前先清掃場地，結束後整理環境。除了每週上一小時的人文課程，還常跟著慈濟志工做資源回收、關懷獨居長者、醫院志工及參與義賣或園遊會等活動，還曾利用暑假，兩度到九二一地震重建區與學童互動。

打球，已不只為了宣洩青少年過剩的體力，更希望透過這個球隊，讓許多家庭、親子一同培養感情、交流心得，進而學習大愛及感恩的精神。有些孩子原本自卑、叛逆，參加慈籃後，漸漸變得有自信、和善有禮，還有家長因認同慈濟，也投入社區志工的行列，讓善的循環在各角落延展開來。

TZU CHI FOUNDATION



媽媽偏心

文／謝華美

放學回家後，葉宜鑫迫不及待地打開冰箱找零食；打開冰箱的剎那，她臉色一沉，大聲地問：「媽媽！明天慈青要來，是吧！」

「是啊！妳怎麼知道？好厲害喔！」溫玉香正忙著準備大量的餐點，一點也沒發現女兒的不悅。

「每次都是這樣！慈青來，我們才有點心吃，真討厭！慈青每次來都搶電視、搶食物，還要搶媽媽！」宜鑫的抗議並未引起溫玉香的注意，因為她正忙著將五十位慈青要吃的餐點搬到機車上。

宜鑫看著媽媽使力地將餐點放進機車籃，熟練地用繩子捆緊，再綁緊機車後座上裝滿點心的大籃子，吊在機車左右側的大提袋也鼓得滿滿的，似乎隨時都有可能繃破袋子。最後，溫玉香還會小心翼翼地將大鍋子放到腳踏板上，像表演特技般跨上機車，揚長而去。

為何會投入陪伴慈青？溫玉香也答不上來，回想一九九二年回花蓮尋根，看到慈青的帶動唱，就被那股清新的形象吸引，回來後開始進校園陪伴慈青。

為了照顧慈青，她努力學會了包粽子、炒米粉、蒸油飯、做點心……家裡也因此添購了三個電鍋，溫玉香笑著心想：「我真的是從不會學到會，又不用繳學費，還可以增長智慧，真的是賺到了！」

二〇〇〇年的元旦在靜思精舍，上人對著全省十位慈青慈懿會總幹事及領隊呂芳川說：「現在時下的年輕人很令人擔憂，希望能透過慈青清新的形象，來帶動更多的年輕人。」

有感於此，溫玉香在高雄帶著慈青，開始陪伴更年少的青少年加入服務的行列。

慈青從活動中被溫玉香照顧的角色，變成要以大哥哥、大姊姊的身分，來照顧青少年的工作人員。他們在溫玉香的陪伴下，從摸索、執行到試辦，獲得家長熱烈迴響，慈青也從活動中得到自我肯定，於是高雄青少年服務隊就在二〇〇一年二月正式成立。

溫玉香發現許多慈青在承擔工作人員前，會覺得自己很行，承擔後才覺得自己的不足，經過一年的磨練後，他們總會有令人驚喜的成長。而青少年服務隊也成了培育



高雄區慈青與青少年服務隊街頭募心活動，一百三十位學員出發時浩蕩長的隊伍。攝影／吳顯功

慈青幹部的搖籃，因為慈青幾乎包辦了所有青少年服務隊的功能組，而師姑、師伯幾乎只是扮演關懷與陪伴的角色。

有一回，青少年服務隊課程在左營舊城國小舉行，活動中發生了年輕學員互相挑釁事件。沒多久，校門口就聚集一群騎機車的年輕人，溫玉香有點擔心，但她決定裝作什麼都不知道，過去跟他們瞎扯閒聊，探一下風聲：「帥哥！你們要來參加活動的嗎？」

「沒妳的事，旁邊去啦！」帶頭的老大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哦！怎麼那麼大聲，嚇我一大跳！年輕人！我以為你們遲到了，所以過來關

心一下啦！不要那麼兇嘛！」溫玉香繼續裝作什麼都不知道，暗中察言觀色。突然間，她發現人群中有位這次活動的學員，就故意對他說：「啊！是你找他們來參加活動的喔！邀他們來要事先報備一下比較好啦！」

「不是啦！」帶頭的老大代那位學員回答。

「要不然呢？」

「我要把那位『金毛仔』抓來修理。」老大說。

「唉喲！這麼嚴重喔！兄弟，你們如果進去，那他不就會死得很難看，這樣是不行的啦！」溫玉香對著他們猛搖手。「小事情你就發那麼大的脾氣，那警察的工作就做不完，都不用回家了。好啦！好啦！沒事了！趕快回去！我保證那小子不敢再鬧事了。」溫玉香對著老大拍著胸脯說。

「好啦！今天就給妳一點面子，我們先走。」老大面有難色，但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了。這次在溫玉香運用急智、勇於面對下，終於化解了一場危機。

事實上，溫玉香應付青少年的能耐還不只這一樁。十九歲的阿維唸了四所高中還沒畢業，聽說都是因為打架鬧事而轉學，後來他也承認自己是討債集團的大哥。阿維

的妹妹參加了青少年服務隊，在營隊中聽到慈濟志工洪武正分享自己由黑道老大成為志工的故事，便回家對爸爸媽媽說：「像那樣的壞人都可以改變，哥哥一定沒問題。」於是，阿維就被家人逼來參加。

第一天上課，到了午齋唸佛時，阿維突然非常驚慌地走了出去。溫玉香馬上跟著過去，關切地詢問他，阿維卻只是猛搖頭。溫玉香告訴他：「你陪我吃飯，想講時再講，如果不想講也沒關係。」

沉默了半晌，阿維才緩緩地說：「我剛剛聽到那個『阿彌陀佛』嚇死了！」

溫玉香故意追問：「你是不是壞事做多了，不敢面對佛菩薩？」阿維抓抓頭、小聲說：「哪有？」

經過這一次，以她多年來與年輕人相處的經驗，溫玉香直覺阿維再出現的機率應該很低。沒想到，下個月的上課日早上八點，阿維竟然拿著掃把來報到，睡眼惺忪地直說他清晨五點才回到家。

「為什麼清晨才回家？」溫玉香好奇地問。

「就是去『喬』事情啦！」阿維說。

「那為什麼還願意來掃街？」溫玉香追問。

阿維認真地說：「我覺得我來這裡做這件事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我還會記得我做了什麼事。可是，我昨晚做的那件事，可能睡一覺就忘了，所以即使再累，我都要來。」

幾年後的一場歲末祝福，已經前去當兵的阿維再度出現在眼前，溫玉香發現他的身旁多了一位女孩，阿維特別把女朋友帶到溫玉香眼前，希望女朋友也能認識這位慈青大家庭的媽媽。

「因為有這樣的孩子，讓我們覺得付出很值得，也是我們持續下去的動力。」溫玉香回想自己陪伴慈青已近二十個年頭，青少年服務隊也邁入第十二年了。最令她欣慰的，莫過於當年陪伴過的許多年輕人，已經受證成為慈濟委員或慈誠，或有了正向的人生。

而小時候討厭慈青的葉宜鑫，早已長大懂事，不再埋怨媽媽把愛分給了別人，不僅自己也加入慈青，升大四那年，甚至還被選為高雄區慈青副總幹事，畢業後任職於花蓮慈濟小學人文室；慈青的歷練與媽媽的典範，是她工作中最大的精神支柱。